

AGNES GREY

阿格尼丝·格雷

【英】安妮·勃朗特 著
薛鸿时 译



译林出版社

AGNES GREY

阿格尼丝·格雷

【英】安妮·勃朗特 著
薛鸿时 译

译林出版社

Anne Bronte
Agnes Grey

根据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世界名著丛书”本1907年版译出

阿格尼丝·格雷

〔英国〕安妮·勃朗特著 薛鸿时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如皋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125 插页 5 字数 157 千

版次 1994 年 7 月第 2 版 1996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526-0/I·282

定 价 (平装本)7.3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阿格尼丝·格雷》中译本

再版前言

世界文学史上,偶尔会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观:霎时间,天地聪俊灵秀之气似乎都钟于几位同胞姐妹身上,地域近的有我国明代的叶氏三姐妹(纨纨、小纨和小鸾),远的如英国维多利亚朝的勃朗特三姐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相似的遗传基因和相同的生活环境所使然吗?说不清。东西方这两簇“姐妹星座”,个个光华灿烂,可惜都过早地陨灭,实在令人慨叹。

勃朗特三姐妹中,夏洛蒂和艾米莉分别以《简·爱》和《呼啸山庄》享有盛誉,而小妹妹安妮在我国读者中还很陌生,趁《阿格尼丝·格雷》中译本再版的机会,我想和读者诸君谈谈她以及她的这部代表作。

安妮·勃朗特于1820年生于英格兰北部约克郡霍沃斯教区,是教区牧师的幼女。她比夏洛特小四岁,比艾米莉小两岁。她们的母亲共生育五女一男,在安妮不足两岁时就离开人世。两位大姐姐童年时在专收贫苦牧师女儿的考文桥女校住宿,在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下染上肺结核,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剩下的三女一男就在长满石南属植物的霍沃斯荒原那所牧师住宅里度过凄苦的童年。据盖斯凯尔夫人记载,她们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出身农民,全靠聪明才智和顽强努力才得以进剑桥大学,最终赢得教区牧师之职。他脾气乖僻,生气时曾用锯子把家里的椅子背统统锯掉,还朝天开枪以发泄怒火。他不喜欢孩子,从不和儿女们一桌吃饭。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位父亲对三位女儿日后在文学上的辉煌业绩,实在没有多大帮助。但是,话也不能说绝了。帕特里克的智商很高,曾出版过自己撰写的诗文,他和他的妻子(据说是一位“天分很高,

想象力丰富”的女人)总还给了她们优秀的遗传基因吧!再说,他在孩子们幼年时还亲自教会了她们识字、读书的本领。这一切也不能抹杀。

牧师住宅四周十分荒凉,加上家境清贫,孩子们童年时从未得到过任何物质享受,连玩具也没有一件。夏洛蒂十九岁时还盼望着能有一先令零用钱。物质条件虽然艰苦,然而这些孩子个个天资聪明,学会了读书以后,竟自发地玩起一种极其复杂的、富于创造性的游戏来了:自编小说、诗歌和戏剧。起初,夏洛蒂和弟弟勃兰威尔创办一份手抄本小杂志,上面刊载他俩合写的《安格里亚传奇》。后来,艾米莉和安妮也合写了《贡达尔传奇》。有一些童年时的微型手稿一直保存至今,从中已充分展现出天才的萌芽。他们很小时就抱有成为作家的理想,并不断编织着他们美丽的梦,感到乐在其中。正如夏洛蒂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说:“思想真是一件稀世珍宝,梦幻真是一种恩典。”

后来,夏洛蒂得到了进伍勒女士学校学习的机会,学成后留校任教。她的两位妹妹这才有可能受了两年多学校教育,学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识,大大提高了她们的文化素养。

安妮·勃朗特十九岁时到米尔菲尔德的英汉姆家任家庭教师,历时八个月。1840至1845年间,她又在梭普格林的罗宾逊家任家庭教师。这两度教师生涯使她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成为她日后文学创作的基础。

1846年1月,勃朗特三姐妹用姨母留给她们的钱自费出版了一部诗歌合集,她们为自己起了既象女人又象男人的笔名: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其中保留着各自真实姓名的第一个字母(C、E、A和姓氏B)。这部诗集没有引起文学界的任何注意,当年只售出两本。同年,夏洛蒂写完了长篇小说《教师》,又开始创作《简·爱》。1847年,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阿格尼丝·格雷》同时出版,但未能使她们享有盛名。

1848年,安妮的哥哥勃兰威尔病逝。1844至1845年间,安妮

曾和他一起在罗宾逊家任教。勃兰威尔自小很有艺术天才，曾是父亲和姐妹们的希望之星，但他成年后生活放荡，自暴自弃，因与罗宾逊夫人有暧昧关系而遭辞退，身败名裂，一事无成。安妮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1848年)的道德主题与她哥哥的生活道路的思索直接有关。正当安妮的小说艺术日趋成熟时，不幸因结核病恶化而逝世，年仅二十九岁。五个月前，艾米莉刚被同样的疾病夺去生命，年仅三十岁。她俩终生未婚，她俩的文学成就生前也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只有夏洛蒂生前获得了很大的荣誉，物质生活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并且还结了婚。但是，在安妮死后仅六年，夏洛蒂怀着没有出生的婴儿也因结核病而离开人间，享年三十九岁。

感谢夏洛蒂的一位好友为我们留下了安妮的写照：安妮相貌秀丽，高挑身材，长着一对略带紫罗兰色的蓝眼睛，肌肤白得几乎透明；她温柔、娴静，貌似腼腆，其实柔中有刚，非常富于正义感。在她生活的时代，教书是有教养而无财产的女子唯一可以从事的职业。阔人家的女教师，社会地位低，比仆人好不了多少。她们工资菲薄，年薪只有二十镑左右，而工作繁重，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女主人往往要指定她们兼做大量的针线活，尽量榨取她们的廉价劳动。更使她们头疼的是：阔人家的少爷、小姐常常已被溺爱、纵容坏了，因此非常任性，其中不少孩子已显露出人性中邪恶的影子来。安妮初次任家庭教师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劝阻学生不要进马厩玩耍，不料，较大的那个男孩唆使弟弟向教师扔石块，打伤了她的鬓角。事后，女主人问她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安妮只是淡淡地回答：“一次偶然事故。”犯错误的淘气孩子被她感动了，从此逐渐对她产生了敬爱，有一天他对母亲说：“我爱安妮·勃朗特小姐！”这本来是孩子的非常可贵的进步，是真正合乎人性的表现，但是，那位母亲竟会大惊小怪地喊叫起来：“天呐！爱家庭教师！这算什么事儿呀！”可见她根本不把女教师当成与主人平等的人看待。

《阿格尼丝·格雷》是安妮·勃朗特的代表作，有很强的自传性，全书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叙述语气写成。这是英国维多利亚朝一部很有深度的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站在那个时代的进步立场上，揭示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合理，对于“世胄蹶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在安妮·勃朗特的笔下，有教养、有道德的贫贱者与缺乏教养、道德低下的富贵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持有一种与统治阶级截然对立的价值尺度，她热情地讴歌那些真正以基督教的博爱、宽容精神待人们的人们，如：阿格尼丝·格雷、韦斯顿和南希等人，愤怒地斥责布罗姆菲尔德一家、默里一家以及教区长等人身上的骄横、冷酷、残忍和自私，真是：“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富商布罗姆菲尔德先生一出场就对初次见面的女教师无理指责；在饭桌上他又仅仅因为厨师切的肉不合乎他对“刀功”的要求而唠叨不休，生了半天气，他的缺乏教养让女教师都替他脸红。这位富商的太太对儿女更是一味溺爱、纵容，一名女仆教训了她那个蛮不讲理的儿子，就被她解雇。她的弟弟“罗伯逊舅舅”更是个恶棍、无赖，他教唆孩子以残害、折磨小鸟为乐事。阿格尼丝不顾主人的不满，断然加以制止，这一行动引发了她和女主人之间一场近乎吵架的对话。阿格尼丝认为，制止孩子的残酷行为是教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女主人则歪曲引用《圣经》，说什么“一切动物都是为了给我们人类以方便才创造出来的。”阿格尼丝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她根据《圣经》中“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的教导，坚决予以反驳，结果她不久以后就被解雇了。她们的冲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观的冲突。富家儿自小以残虐无辜的生灵为乐事，如不加以纠正，日久成习，等他们长大，折磨起人来也会“其乐无穷”的！许多锦衣纨绔子弟恶习的养成都是他们被自小享有的特权所腐蚀的必然结果。阿格尼丝·格雷第二家主人是乡绅默里。小说无情地揭示了这家人精神品质的低下。在对待大小姐罗莎莉的婚姻问题上，

全家人都把财产和社会地位当成唯一考虑的东西。罗莎莉明明知道阿许比爵士不但是个恶棍，并且简直是“一头畜生”，但是在父母长期的错误教育下，她一心只想当爵士夫人，做阿许比庄园的女主人，竟听凭父母作主，甘心情愿地嫁了过去。只考虑财产、地位而毫不顾及当事人感情的婚姻只是一笔交易，注定将成为一场悲剧。罗莎莉结婚后，丈夫照常欠赌账，酗酒，玩女戏子，她没有尊严，没有幸福，只能痛苦一辈子。小说还揭示富贵家庭的人际关系中充满尔虞我诈，没有真正的感情和信任。两家的婆媳之间都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她们互相仇恨，甚至诅咒对方快些死！

与富贵人家的主子们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女教师阿格尼丝·格雷、牧师韦斯顿和老年农妇南希等人。他们虽然无财无势，但真正有道德、有修养，并且心中充满爱。阿格尼丝用真诚的关怀使几近失明的南希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韦斯顿真正关心教区里的穷人，当他发现一个患肺病的穷人家里冬天买不起煤，一家人正在挨冻时，立即从菲薄的薪金中拿出钱来，亲自买了煤送去。为了给南希找回她那只爱猫，韦斯顿不惜得罪了当地的乡绅，并最后去职。阿格尼丝和韦斯顿坚持博爱的思想，他们决不对权贵们奴颜婢膝，因此有钱有势的人们不喜欢他们，他们被视为桀傲不驯，常常受到无理指责和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他们结成幸福的终生伴侣，并最终赢得了周围人们对他们的理解和尊敬。阿格尼丝·格雷最终还是一名普通的女教师，她没有象简·爱那样继承遗产，嫁给雇主，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她也没有象希刺克厉夫那样发了大财，回来报复，她的人生道路更平凡，更真实，更感人，更好地体现了一位知识女性的独立和自尊。

有的专家注意到安妮·勃朗特的小说风格更接近简·奥斯丁而与她的两位姐姐不同。夏洛蒂的文笔华丽，以想象力的自由驰骋见长，艾米莉充满幻想和激情，甚至有“现代主义”的某些特点，而安妮·勃朗特则完全按生活的原貌再现生活，没有过分的夸张，决不把生活浪漫化或情节剧化。她的风格朴素淡雅，真挚自然，有节

制,有分寸感。她的文笔貌似平直轻淡,实则更加深刻有力,她应该得到更多读者的理解和赏识,她有权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薛鸿时

1994 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英美文学研究室

目 次

第一章	教区牧师的住宅	1
第二章	当教师的最初教训	12
第三章	更多的教训	19
第四章	奶奶	30
第五章	舅舅	39
第六章	又回到牧师住宅	46
第七章	霍顿宅邸	52
第八章	初次进入社交界	66
第九章	舞会	70
第十章	教堂	75
第十一章	村民们	81
第十二章	阵雨	96
第十三章	樱草花	100
第十四章	教区长	107
第十五章	散步	120
第十六章	替身	127
第十七章	自白	131
第十八章	喜与悲	141
第十九章	来信	150
第二十章	告别	153
第二十一章	学校	159
第二十二章	拜访	165
第二十三章	庄园	173
第二十四章	沙滩	177
第二十五章	结局	183

第一章

教区牧师的住宅

一切真实的故事里都隐含着教益，只是某些故事里的宝藏也许很不容易寻找，一旦找到了，又会觉得它分量太少，好比不嫌麻烦地敲开硬壳果只找到一枚干瘪的果仁，实在得不偿失。我无法断定自己所讲的故事会不会也是这样。有时我想，它对一些人会有益处，另一些人也会从中得到娱悦。究竟如何，还是让世人自己作出判断吧。好在我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叙述的都是陈年旧事，又用了几个虚构的名字，因此我就不怕冒险一试了。我要把对最亲密的友人都不愿披露的事忠实地展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

我的父亲是英格兰北方的一位牧师，凡是了解他的人都很尊敬他，他也确实值得人们的尊敬。他年轻时靠担任教职所得的薄俸和一小笔足以维持生活的财产，日子过得相当舒适。我的母亲是一位乡绅家的小姐，她违反亲人们的意愿嫁给我的父亲。她是个有志气的女人。亲人们曾告诫过她：她如果成为那位穷牧师的妻子，就得放弃她的四轮马车、侍女以及已成为她生活必需品的一切奢华、精美的东西，但是她不听。有专用马车和侍女固然方便得多，可是，感谢上帝，她有脚，会自己走路，有手，可以自己料理日常的生活起居。住宅奢华、庭院宽敞固然不容藐视，然而，她宁愿伴随理查德·格雷在一座乡间小屋里栖身，也不愿和任何别的人一起住进宫殿。

她的父亲终于懂得任何劝说都已无效，就正告这两位恋人说：他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结为夫妇，但是，他的女儿一旦结婚，就必须放弃她的全部财产。他原以为这番话会使他俩燃烧般的热情冷却，然而，他想错了。我父亲深知我母亲具有无比优越的价值，对

她本身能带来巨额财产的事倒并不敏感，只要她答应嫁给他，使他蓬荜增辉，那么任何条件他都乐意接受。至于她，宁愿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也决不愿与她心爱的人分离。她的全部心灵早就已经与他融为一体了，能使他幸福就是她的快乐。于是她的那份财产就添进了那位比她精明的妹妹鼓胀的钱袋，后者嫁了一位大富翁，而她却隐没在山区一座简朴的乡村牧师住宅里。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并抱着同情的态度为她惋惜。尽管发生了这一切，尽管我母亲个性强、父亲好冲动，但是我相信，即使找遍整个英格兰也不会找到比他们更幸福的一对儿。

在他们的六个儿女中，只有玛丽姐姐和我两人熬过了婴、幼儿时期的种种危难而活下来。我比玛丽小五、六岁，总被看成是小娃娃，家里的小宝贝。爸爸、妈妈、姐姐合起伙来宠着我——他们并不是愚蠢地纵容我，使我变得脾气暴躁、野性难驯，而是始终对我体贴、关怀，使我缺乏自主能力，事事要依靠别人——我实在太不适合在这充满烦恼和纷争的人生中搏斗了。

玛丽和我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抚养、长大的。我母亲多才多艺、知识广博，又喜欢工作，于是把我俩的教育任务全都包了——只有拉丁文这一门课由我父亲教——因此，我们姐妹俩甚至从未进过学校。我家附近没有我们的社交圈子，我们与外人仅有的交往就是偶尔和邻近的农民和商人举行一次庄重的茶话会，以免别人指责我们太骄傲，不屑与邻居们为伍。此外，就是一年一度到祖父家去探亲。我们在祖父家里，除祖父外，只能见到慈爱的祖母、一位未婚的姑母以及两、三位年长的女士和先生。为了让我们高兴，母亲有时讲故事和她年轻时的种种轶事给我们听，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在这些故事的启发下，我们——至少我是这样的——暗暗产生这样一个希望：能对这个世界了解得稍多些。

我想，母亲以前一定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她似乎从不对往昔的时光感到惋惜。然而，我的父亲——他的性情既不宁静又不开朗——却时常想到他的爱妻为他作出的牺牲，并为此过分地折磨自

己。为了她，也为了我们姐妹俩，他脑子里不断苦苦盘算着，设计出各种计划，想增加他那份小小的财产。我母亲向他保证说，她对目前的生活十分满意，让他放心，但这没有用。母亲说，如果他能为孩子们存一小笔钱，那么无论现在或将来，我们都会很富足了。但是，父亲可不善于储蓄。他虽然还不至于负债（至少，我母亲非常注意，不让他这么做），但是，他只要手里有钱就一定会花掉的。他喜欢看到自己家的房子令人惬意，妻子、女儿穿戴得整整齐齐，给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此外，他生性慷慨，喜欢尽可能周济穷人，也许有人会觉得他做的善事已经超过了他的经济能力。

后来，一位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了一项建议，说是能使他的私人财产立刻增加一倍，以后还能继续增加，达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数额。这位朋友是个富于冒险精神的商人，他的才能毋庸置疑，那时他正在做一笔生意，由于资金短缺而力不从心。他慷慨地向父亲建议说：如果父亲能把筹集到的资金全部交给他支配，将来就可以分享他的一部分数量相当可观的利润。他完全可以担保：无论父亲交给他多少钱，每一分钱他都能加倍偿还。父亲小小的祖传产业很快就售出了，所得的全部款项都交给了这位商人朋友；后者迅速行动，把货物装上船，准备出海。

父亲可高兴啦，我们也一样，全都为那光明的前景所鼓舞。诚然，目前我们家的收入减少到只剩牧师薪俸这一项了；但是，父亲似乎觉得还不必励行节约，使收支能够相抵。所以他在杰克逊先生店里立了一份长期赊购的账号，后来又在史密斯先生店里立了第二份，在霍布逊先生店里立了第三份。就这样，我们的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加舒适了，尽管母亲竭力主张决不能超支，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发财致富的前景还很不可靠呢。如果父亲能把一切事情都托付给她，由她来安排，他就永远也不会感觉到家里的开销过于俭省了。但是，这一次他却固执己见起来。

玛丽和我度过了多么快乐的时光啊，当我们坐在炉火前做针线活，在石南覆盖的山头漫步，或是在发出低吟的白桦树（花园里

仅有的大树)下闲逛时,总会谈论我俩和父母未来的幸福生活,设想我们将来会干些什么;见到什么;拥有什么。事实上,我们心目中的宏伟大厦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只是企盼着那位好商人的冒险活动能获得成功,给我们带来巨额的财富。我们的父亲的想法几乎和我俩的同样荒谬,只不过他装出一副并不急切的样子:用开玩笑、讲俏皮话的方式表达他对光明前景的乐观希望。他的诙谐常使我折服,我觉得他的话十分机智、令人愉快。母亲看到他信心十足、心情愉快,也会高兴得笑起来,但是,她仍担心他的心思过多地寄托在这件事情上了。有一次,我听到她在走出房间时悄悄地说:“愿上帝不要使他失望!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经得起。”

他终于失望了,而且失望得很惨。这消息象晴天霹雳似地落在我们全家人的头上:装载着我家全部财产的那艘船失事了,它带着全部货物、几名船员和那位不幸的商人一起沉入了海底。我为他而悲伤,我为我们的整个空中楼阁而悲伤。然而,我毕竟还有年轻人的坚韧性,很快就从这个打击下恢复过来了。

尽管富裕的生活很诱人,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毫无人生经验的女孩子来说,贫困却并不可怕。说实话,想到我们已陷入绝境,今后只能完全靠自己时,反倒使人精神振作起来。我只希望爸爸、妈妈、玛丽的心思都和我一样,大家都不要为已经发生的灾难而哀叹,而是高高兴兴地投入工作,以挽回这场大祸;困难越大、目前的生活越贫苦,我们越是应该以更加乐观的态度去应付贫苦,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去克服困难。

玛丽并没有哀叹,但是她的心始终摆脱不开这场灾难,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任凭我竭尽全力也无法使她振作起来。我不能使她像我一样从这件事中看到光明的一面,因为我明明知道他们不会赞成我的看法。我真怕他们会指责我年少轻浮或麻木不仁,因此我十分注意,很少把我那乐观的想法和重新振作起来的心情直接说出来。

母亲一心只想安慰父亲,还清债务,并用一切可行的办法节省

开支。但是，父亲已被这场灾难完全压垮了：这一打击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体力衰退，精神沮丧，最终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母亲竭力想凭藉他对宗教的虔诚、他的勇敢以及对妻女的爱，使他重新振作，但是没有用。带给他最大痛苦的正是这种挚爱之情：他这么想发财正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对我们的关切曾使他充满光明的希望，如今又使他的忧伤如此苦涩难忍。现在他用悔恨折磨自己，悔不该忽视我母亲的忠告，否则的话，他至少还不至于在旧债之外又添新债——他一直无益地谴责自己，不该带她离开以前那种尊贵、安逸、奢华的社会地位，陪伴他在贫困生活的忧虑和辛劳中苦苦跋涉。她以前曾是被众人倾羡、爱慕的女人，如此光采夺目、多才多艺，如今竟变成一个积极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手上干的是家庭杂事，脑子里想的是如何省钱，看到这种变化，他心里充满痛楚。她总是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恪尽职责，忍受挫折时始终带着愉快的表情；她对他体贴入微，绝无丝毫责备之意。然而，这一切却在父亲那敏感的、自我折磨的心里起着相反的作用，使他的痛苦更加剧烈。就这样，心中的痛苦折磨着他的身体，使他神经系统失调，神经系统失调又反过来加重了他心中的痛苦，如此反反复复，他的健康终于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三个人谁都没法使他相信：我们家的景况还远远没有糟到像他那病态的想象所描绘的那样黑暗、那样绝望的地步。

我家那辆很有用的敞篷马车连同喂得好、长得结实粗壮的马一起卖掉了。那匹矮种马是我家的宠物，我们早就说过，决不能卖给别人，而要让它在我家平静地终其天年。那间不大的车房以及马厩都出租了。男仆和两名女仆中较能干、工资也较高的那一位也都辞退了。我们的衣服经缝补、翻改、织补后照样穿，直到实在不成样子时才不穿。我们本来就不讲究饮食，如今更是简朴之极——只保留父亲喜欢吃的几样菜。煤和蜡烛节省到可怜的程度——两支蜡烛减为一支，就那一支还得省着用。为了省煤，常常让壁炉半空着，父亲上教区执行公务或因病卧床时尤其如此，那时我们就坐着把

双脚搁在炉围上，不时地将余烬刮在一起，偶尔往上添一小撮煤末和小煤渣，好让它不熄灭。我们把那几块早就磨得露出织纹的地毯补了又补，比穿的衣服还要俭省。为了省下一名花匠的费用，花园就由玛丽和我负责照管。烹饪和应付杂务单靠那名年轻女仆实在忙不过来，就由母亲和姐姐分担，我也偶尔帮帮忙，但只能干一丁点儿，因为尽管我自认为已是大人了，但在她们眼里我还是个孩子。像世上大多数有活力、善于当家的女人一样，母亲也没有很能干的女儿；正因为这样，既聪明又勤劳的母亲从来不想把自己的事交给别人去做，相反，她却乐意为别人服务，就像对待自己的事一样尽心尽力。无论手头干什么事情，她总觉得谁也不会比她干得更好。所以，每当我向她提议要帮帮她时，她总是这样回答：“不，宝贝，你真的还干不了……这儿没有你能干的事。去帮帮你姐姐吧，要么和她出去散散步……告诉她，不要老是在屋里坐着，这样下去人会消瘦，会没有精神的。”

“玛丽，妈妈让我来帮帮你，要不就和你一起出去散步，她说：要是你老在屋里坐着，你会瘦下去，会没有精神的。”

“阿格尼丝，你帮不了我；我也不能和你一起出去……我的活儿多着呢。”

“那就让我帮你干吧。”

“亲爱的孩子，你真的干不了。去练琴吧，要么去和小猫玩玩。”

家里要做的针线活总是很多，但是我还没有学过裁剪长衣服呢。我只会干些简单的镶边、缝口的活，就是这些活也没多少会留给我干，因为她俩都断言：与其为我作准备，还不如她们自己干省事呢。再说，她们更愿意看我做功课或是玩——等我那只心爱的小猫咪变成一只态度沉着的老猫时，我有的是时间像个庄重的家庭主妇似的低头做我的活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比小猫的用处也大不了多少，我的游手好闲也不是全无藉口可寻的。

虽然家计艰难，我却从来没有听见母亲抱怨过钱不够化。除非有那么一次：夏天到了，母亲对玛丽和我说：“要是能让爸爸到海

滨去休养几个星期那该多好。我相信海边的空气和改换一下环境会对他有极大的好处。不过，你们知道，我们家没钱。”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我们姐妹俩真希望这个设想能够实现呀，既然实现不了，我俩伤心透了。“算了，算了！”妈妈说，“抱怨有什么用？也许为促使这个打算变为现实，我们能够做些事情。玛丽，你画得棒极了。你用你最好的风格再作几幅画，和你早已画好的那几幅水彩画一起装上画框，想办法卖给某位能赏识它们的慷慨大方的画商，你看行不行？”

“妈妈，你要是觉得它们能卖得出去，我太高兴了。只要值得努力的事，我都愿意干。”

“亲爱的，这件事就值得一试：你作画，我尽量想办法去找买主。”

“我希望我也能干点什么，”我说。

“你，阿格尼丝！噢，谁说不行呢？你也画得很好，如果你选好某个简单的题材，我敢说你能完全画出让我们为你感到骄傲的作品来拿给别人看的。”

“不过，妈妈，我心里另有打算。我早就想好了，只是以前不愿意提起罢了。”

“真的吗！告诉我们，你打算干什么？”

“我想去当家庭教师。”

母亲惊叫一声，接着她笑了起来。姐姐也惊讶地撂下手里的针线活，喊道：“你去当家庭教师，阿格尼丝，真亏你想得出来。”

“怎么啦！我并不觉得我的想法有多么离奇。我并不妄想自己能教大孩子，不过，我肯定能教小孩子。我多么喜欢干这个工作，我非常喜欢孩子。一定让我去吧，妈妈！”

“但是，宝贝儿，你连自己还不会照顾呢。小孩子比大孩子更难教，这需要更多的主见，更多的经验。”

“但是，妈妈，我已经过了十八岁啦，不但能照顾自己，还能照顾别人。我有多聪明和谨慎，你知道得连一半儿都不到，因为我从